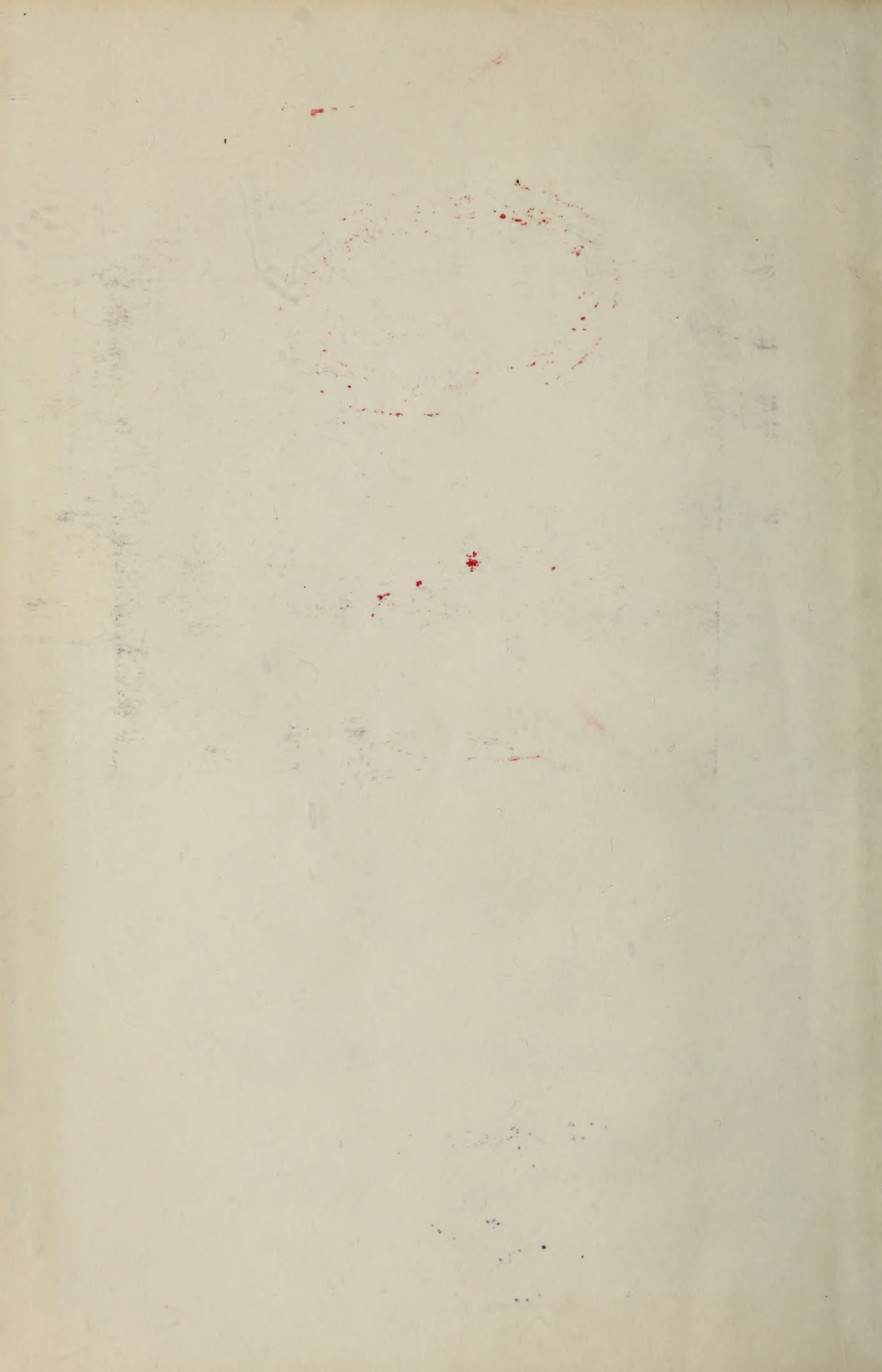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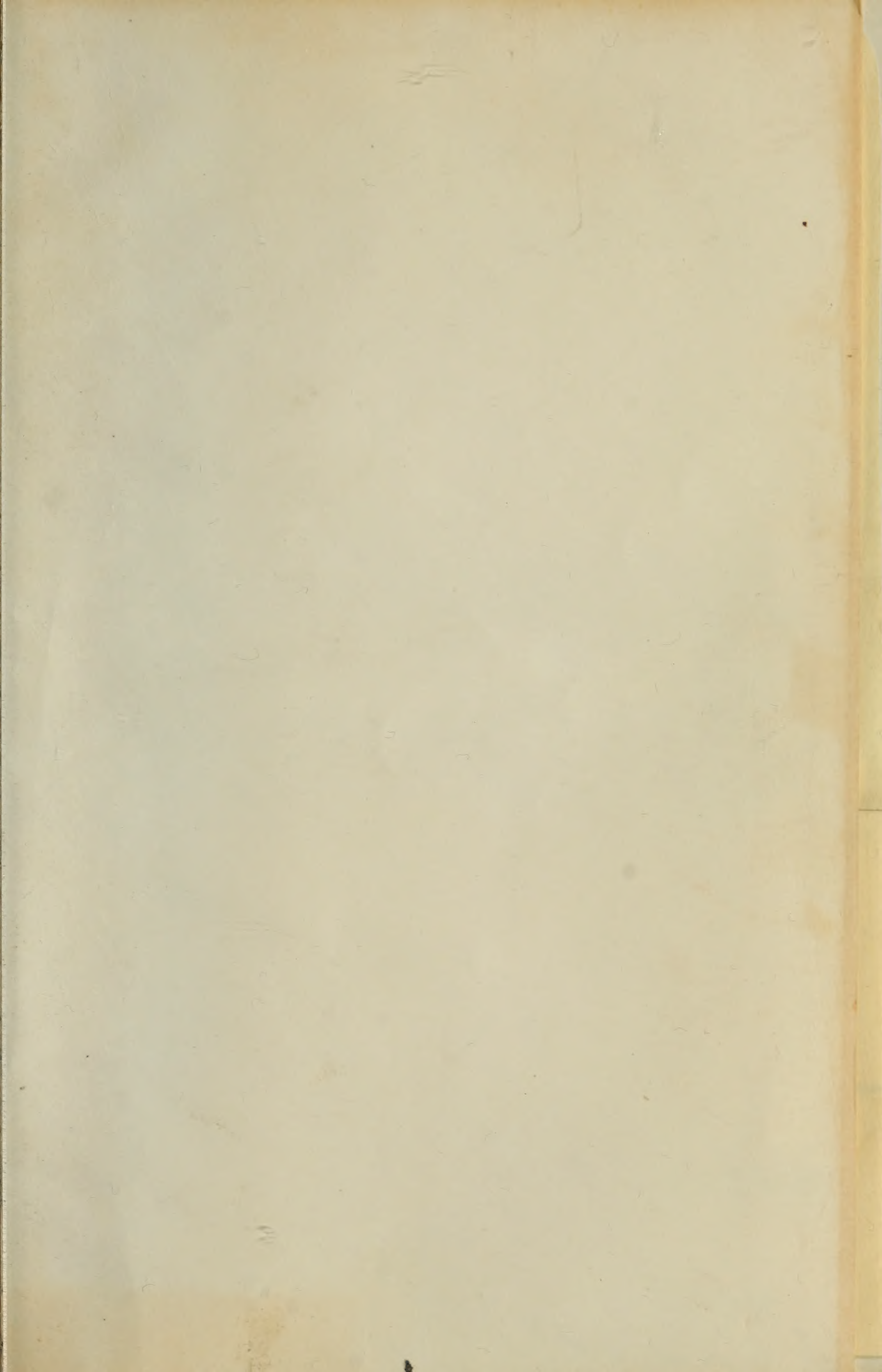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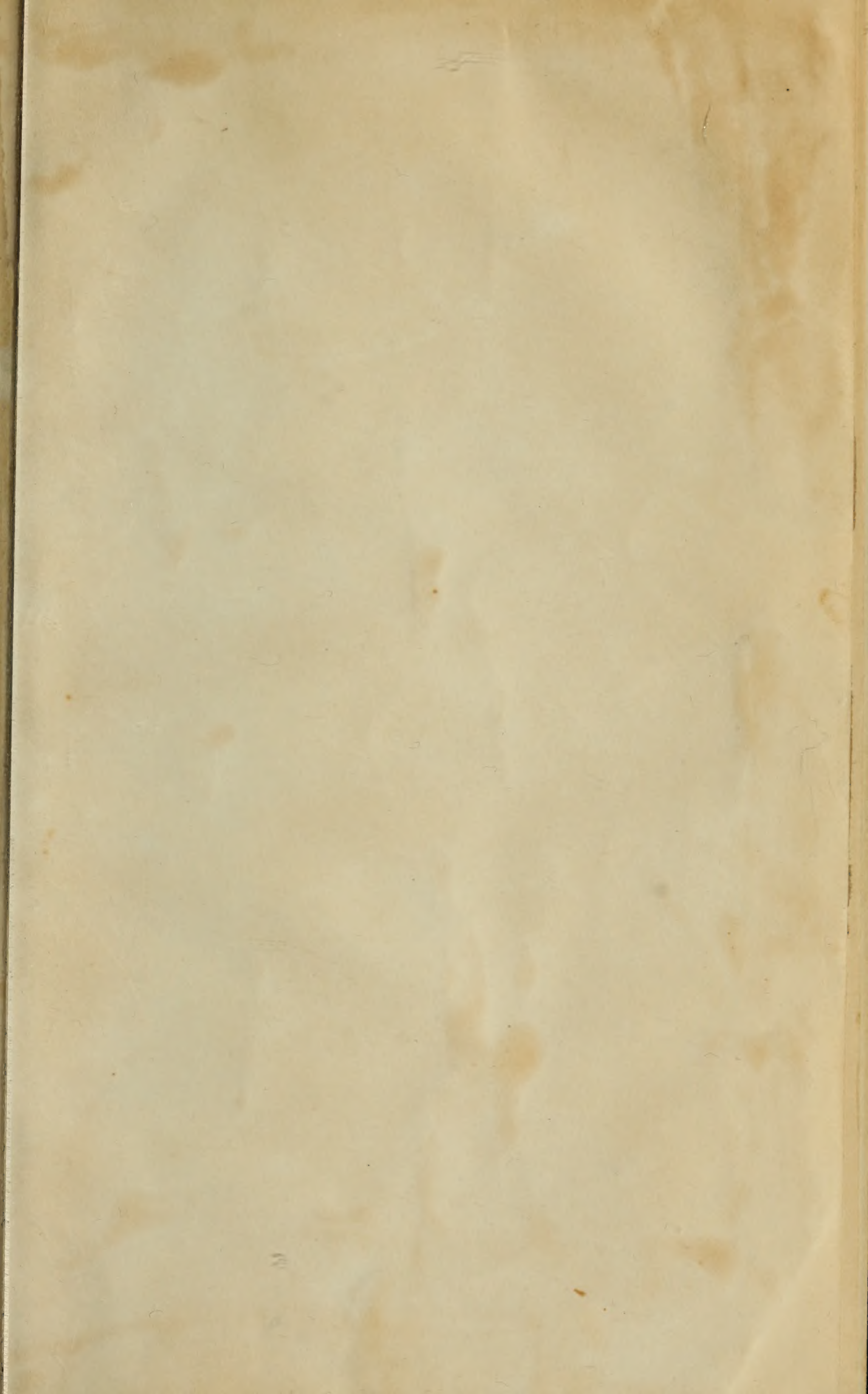







在火線上
"抗戰中的中國"叢刊
長江主編
冰瑩著



在火綫上

冰瑩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

在火綫上

每冊實價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冰瑩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漢口交通路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分店 廣州 長沙 西安 梧州 重慶 桂林 成都 貴陽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再版(粵)

寫在前面

寫什麽好呢？從來我的腦筋沒有像今天這麽遲鈍過，想了半天還寫不出一句話來。

看着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我呆望着擺在桌上的一堆亂稿發癡，我不知究竟是又把牠帶走，還是留給生活書店去付印？

從前纔歸來，什麽都掉了，丟了。只有四本日記和十幾篇發表過的文章我總是把牠小心地鎖在箱裏，帶在身邊，但誰敢担保以後不會遺失呢？

我很想靜下心來，將收集在這兒的十一個短篇從頭至尾校對一遍，但是不可能，我剛看了第一篇中秋，就難過得幾乎要發暈了！唉！這怎能不叫我傷心？那些曾經用我們戰士的血肉在敵人飛機大砲轟炸之下換來的每一條戰壕，每一塊陣

地，每一個村莊，如今通通被敵人侵佔了！當他們在和敵人拚命的時候，絕對不肯後退一步，絕對不願敵人侵佔一寸土；從士兵到最高長官，每一個都是那麼忘記了寒冷，忘記了飢餓，忘記了自我，祇抱着不滅倭寇，誓不生還的決心，祇知道將自己的生命忠實地獻給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誰也不怕飛機大砲，坦克車，機關槍，只顧衝上前去，奪取敵人的頭顱。誰也沒有想到有今天的結果，敵人會佔領我們的首都——南京。三個月的血戰，我們犧牲了三十多萬勇敢的戰士，犧牲了無從統計的老百姓，犧牲了不知多少在前綫參加抗戰的男女青年；但是這犧牲是神聖的，有價値的！爲爭取中國的獨立，爭取中華民族解放的勝利，脫離帝國主義的枷鎖，消滅日本强盜而流血，是最光榮、最偉大、最壯烈的！

現在我們不但不失望，不氣餒，不灰心，不悲觀，而且更痛恨，更積極，更堅決！我們絕對不相信敵人會戰勝中國，敵人的飛機大砲只能毀滅我們的土地房屋，不能消滅我們抗敵的決心，只能毀滅中國一部份的軀殼，不能毀滅中國的靈

魂。我們的最高領袖和每一個不願做漢奸，奴隸的民衆，都願意流盡最後一滴血，打盡最後一顆子彈，犧牲最後一個人與猖狂的日本强盜抗戰到底！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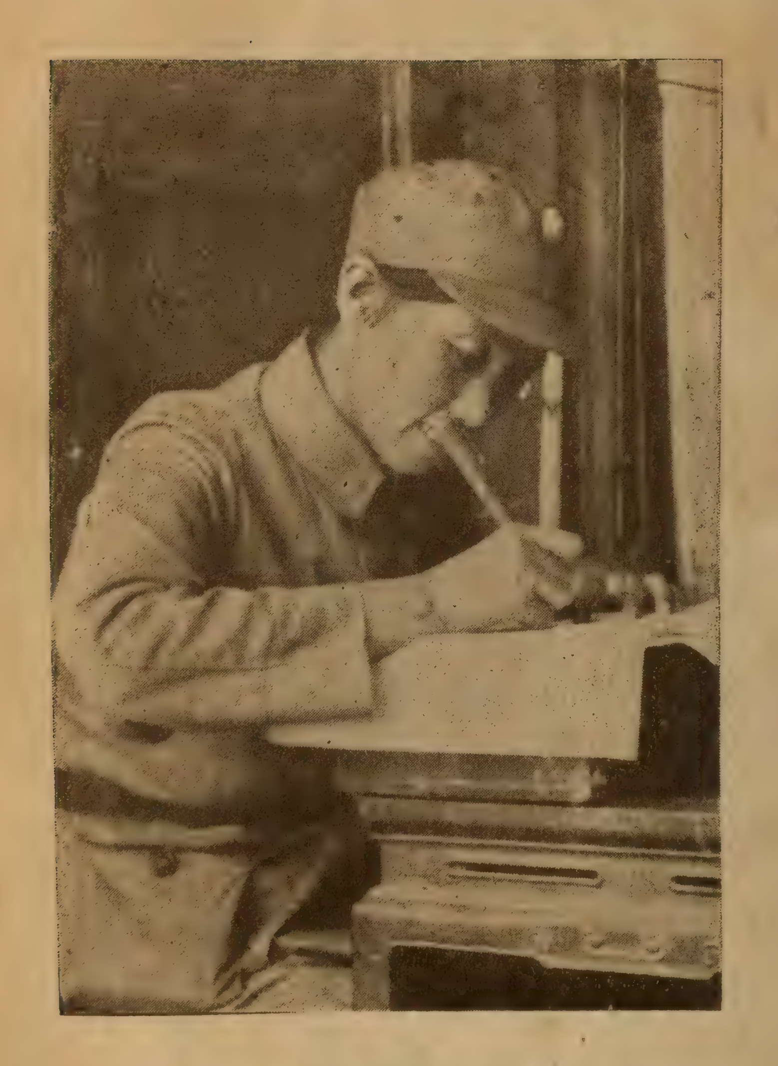
爲了紀念三個月來神聖的血戰，爲了發揚將士們那種英勇奮鬥拚命犧牲的精神，我把在羅店前綫寫的十一個短篇先在這兒出版。還有發表在上海長沙的報紙和刋物上的『晚間的來客』『在野戰醫院』『俘虜』……等十餘篇一時找不到，只好缺如。至於正要着手寫的『戰士的手』『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伙伕的眼淚』『四渡瀏河』『壯烈的犧牲』『鋼琴與炸彈』『嘉定巡禮』『房東小姐的情書』『逃難』『三個老太婆』……只好等下卷出來再與讀者諸君見面了。

爲了時間太匆促，我不能校正錯誤了，有許多打了×的地方照理應該把字塡上去的，但爲了我今天就要離漢，許多瑣碎事待料理，實在抽不出功夫來，只好請讀者原諒了。

末了，很感謝幫忙本書出版的張仲實先生陳因先生和替本書繪封面的川谷先生。

冰瑩，一九三七，十二，十八於漢口。

目錄



本書作者在前方寫作中



中秋

眞的開始行軍生活了。走到一座翠綠的竹林深處，我們的隊伍解散下來休息。幾天來的船車生活，快要把人悶得發昏了；一旦投在大自然的懷抱裏，這快樂和舒暢的感覺，眞不能以言語形容。

在竹林的右邊，我們發現了一個新天地，碧綠的溪水裏浮着無數的小魚，趙莫兩同志正坐在樹林底下悠然自得的在那裏談天。見到了我，他們連忙喊着：

『快來看呀！這裏是花港觀魚！』

『我眞佩服你們的本領，在短促的時間裏，居然先我找到了這世外桃源。』

我也蹲下來了，和他們一同欣賞着『花港』裏的游魚。兩岸的樹林，青青地覆在小溪上。有時突然浮出一葉小舟，裏面坐着男男女女，他們那種渾渾噩噩望

着我們嘻笑的情形，眞有『商女不知亡國恨』之概！

* * * *

整整地在望仙鄉停了四個鐘頭，吃了一頓沒有放油鹽的南瓜飯。這裏的老百姓都跑光了，有一座比較漂亮的大屋子，本來是可以供我們休息的；但是那房子的主人，居然把橋弄斷了。這傢伙大有漢奸的嫌疑，爲了忙於開動，也就不去追究他了。

下午走到離嘉定十二里的地方——外崗，就在這裏宿營。聽說嘉定城已經被炸燬得一塌糊塗，我們剛才下車的安亭，也被炸了。剛把行李搬進一間破爛的空房子裏去，就聽到空襲警報的號音。在長沙，我只聽到警報，沒有看到過敵機。如今敵機却像蜻蜓一般在我們的頭上飛來飛去了。這裏究竟是走進了戰區，可以隱約地聽到大砲的響聲。我的精神很興奮，恨不得立刻跑上戰場，把敵人殺盡才好！

吃完晚飯後，率全體團員至五十一師傷兵醫院慰問受傷的戰士。在那裏看到了敵兵的雨衣和飯盒，還有兩張由飛機上丟下來的反動傳單。有一張上面寫着：『日本軍隊是中國民衆的好友。』下面印着兩個日本兵拿錢給中國小孩的圖畫；另一張上面繪着敵軍奪獲中國坦克車在虹口小菜場焚毀的情形，同時還寫着：『救國公債捐款究有何用？不是買飛機轟炸自己國民，即是作日軍戰利品，貽笑萬邦！』

誰也知道，日本帝國主義者到了日暮途窮的時候，還在想利用無知的羣衆做他們的工具。但在事實上，除了少數的漢奸甘願賣國，供他驅使外，每個羣衆，都明瞭日本强盜是中國人的死敵；更明瞭中國要想生存，非大家起來毀家紓難，踴躍爭買救國公債，貢獻給國家，多買飛機大砲與敵人拚命不可。

我們在傷兵醫院停留了很久，馬醫官還特地找了兩個傷兵來向我們報告作戰的經過：一位矮小個子的同志，他是被敵兵刺傷了的，傷處還沒有好，但他好像

絲毫不感覺到痛楚。他很有精神地說着：

『我是九月九日受傷的，當我們和敵軍交戰的時候，第一批來和我們作戰的是拿着長刺刀的便衣隊，他們大多數是東北人，被敵人壓迫來屠殺本國的同胞。說起來眞痛心！當我們和他短兵相接的時候，他還大聲喊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們快投降到這邊來吧！』眞是他媽的！如果沒有後面那一句，我是可憐他同情他的；要我們投降，這成什麼話？因此管他是東北人不是東北人，大家彼此只好亂殺一陣！

『敵兵非常怕死，戰鬥力很薄弱，要不是飛機和大砲來轟炸我們，早已把他們殺得精光了！我們捉了很多俘虜，他們總是向我們叩頭求饒；但是有次我們一個已經受了傷的排長被他們俘虜過去了，他在奄奄一息中居然用手槍打死了一個敵兵然後對準自己的胸膛自殺而死。我們的弟兄絕對沒有一個怕死的，有時候用一排或者一連人當作坦克車向敵人的陣地衝去，當然他們是作了英勇的犧牲，有

時一個也沒有囘，但接連着又有第二批第三批衝上前去，我現在是第三次受傷，過兩天好了，我又要到前綫去。』

聽了這位勇敢的戰士的話，我感動得幾乎要流淚了。在前綫的每個戰士都用他們的血肉和敵人的大砲鬥爭，他們的犧牲是偉大的，光榮的，他們的死，僅僅只是肉體的毀滅；而精神永遠隨着中華民族的歷史存在，永遠與日月爭輝。

*　　*　　*　　*

今天是舊歷的中秋節，我們在敵機威脅之下很快地把它挨過了。更感謝敵機上放出的機槍聲來點綴着這戰地的風光，使我如同在故鄉和特過那鞭砲聲聲，萬家享月的中秋節一般。

正在睡覺的時候，范處長着人送餃子來了。每個人吃了三隻，這就是今年中秋節最珍貴的『月餅』了。

在燭光下給了特一封短短的情書，希望他能很快地收到！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陣地巡禮之一——

九月三十號下半一點鐘底時候，×參議帶領了我們一行四個人來到了××師的師部，×軍的×軍長正坐在電話機面前，見到我們就微笑着說：『你們到底來了！』

經過軍長的介紹後，我和佩蘭坐到用兩張方桌拚成的長桌上方去，儼然像當主席似的那麼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裏，起初談了些關於前方戰事的消息，後來大家談話的方向轉到我自己身上了。

『你們眞勇敢，居然也跑到最前線來了！』

×師長說着，他們都笑了，我正想說話，却被軍長搶去了機會。

『她是到火線上來尋找文章材料的。』

『好極了，好極了，這裏有一段好材料，讓我告訴你，希望你宣傳一下。』

×師長一手抓住了那個擺在桌上還沒有被我發現的砲彈給我看，並且首先告訴我這是砲彈的『信管』，還沒有爆炸。

『這是從日本軍隊裏，我們的東北人打過來的砲彈，』他開始敍述『信管』的故事，『他們因爲不願轟炸自己本國的弟兄，所以把砲彈帽的螺絲沒有扭緊，因此打過來的一百多枚砲彈，沒有一個是炸的。』

『呵，有這樣的事，是眞的嗎？』

我聽了一面高興，一面還帶着幾分懷疑。

『當然是眞的，這個「信管」就在我們師部的門口拾的，如果炸了，我們不都完了嗎？』

正在大家聽了哈哈大笑時，×師長又接下去說：

『唉！東北四省的同胞眞可憐，他們因爲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來當砲灰打中國，其實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熱心愛國的，因爲不忍屠殺自己的同胞，所以費盡苦心，想出打砲彈而使牠不炸的方法來敷衍日本人。誰知這祕密立刻被發覺了，這兩天槍斃了大批的東北人。此後每三四個東北人，就有一個日本兵監視打砲彈，所以今天打過來的都爆炸了。

『還有一次是在夜間放步哨的時候，兩方面的哨兵開始談話了，『喂，弟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的槍朝天放，你們爲什麼眞的向我們打來？』東北人這樣說。「我們怎麼知道敵人裏面還有自己的弟兄，你們爲什麼不反過來，調轉槍頭向日本鬼放？」我們的士兵剛說到這裏，東北人忙說：「快不要說了，弟兄！班長來了，班長來了！」那種慌張恐懼的聲調，眞正可憐到極點了。等到班長一走，他們又繼續着談，東北人說：「我們何嘗不願意調轉槍頭打日本人呢？只是被他們監視，被他們强迫沒有辦法，我們如果不開槍，他們就在後頭打我們。」

「唉！弟兄，你們未免太不行了！」我們的士兵回答他，「幾個難到還打不死他一個嗎？你們有很多人，早就應該打死他們反正過來，要知道日本鬼最怕死，老是躲在後面，驅使你們來打先鋒。你們橫直是死，與其被我們當做敵人打死，不如因愛國而被日本人槍斃的來得光榮，偉大！」剛說到這裏，東北兵又匆忙地說：「呵！快不要說了，巡查又來了！」由這些事實證明，可知東北人最大多數都是愛國的，只有少數漢奸甘願被他利用。他們現在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世界最兇暴最殘忍的强盜，人類中的劊子手，所以都願意投誠，而我們對於日本的俘虜都這樣優待，對於東北人自然更要歡迎他全體反過來和我們共同抗日！」

×師長一口氣說到這裏，大家都覺得特別興奮起來，誰說東北人不愛國？他們在敵人的監視，敵人的高壓之下，居然敢違抗命令不轟炸我們，居然敢反正。他們是愛國的，勇敢的！我們不但要同情他，敬愛他，欽佩他，而且更希望他們全體反過來和我們英勇抗日的弟兄，站在一條戰線上和敵人拚命，打回老家去，

收回中國所有的失地！

我又拿起『信管』來，細細地看了一番，這一顆能夠打三千六百米達的砲彈，上面刻有『東』『昭』『加修』等字，很重，我想至少有一磅多。

『感謝我們的同胞，否則這一百多顆砲彈，不知要炸毀我們多少房屋，炸死我們多少戰士？』我說着，高興得幾乎要大叫起來。

在斜風細雨，砲聲隆隆中，我們辭別了主人，披上僞裝，向××地×師進發。

一九三七，十，一，上午三時於××陣地。

往那裏逃？

——陣地巡禮之二——

天還沒有亮，女房主人慌慌張張地扯着我的衣裳問：

『先生，大砲響得厲害了，我們往那裏逃？』

『不要緊的，這是我們開大砲打日本鬼，等一會他們就打敗了，有什麼可逃的？』

我用生硬的上海話安慰她。

『呵，那是儂的大砲！交關好，交關好，有先生在這帶，阿拉弗怕哉。』

雖然她假裝鎮靜，但臉上的驚惶表情隨着砲聲的次數，一分鐘比一分鐘地緊張起來。

『先生，我們眞苦，現在米也買不到，鹽也買不到，如果逃到外邊去，我們都會餓死的！』

『是的，在這裏我們給你飯吃，替你打日本鬼，不要害怕，安靜地住着吧！』

也許她沒有聽懂我的話，只點了點頭，又退出房裏了。

我把她的睡房仔細地打量一番。除了兩張床，一張破桌子，兩隻馬桶而外，連一條小凳都尋不出；但亂七八糟的東西却堆積得不能舉步，破碗破罐爛衣裳到處都是。我想她的最大家當，也不過是兩床破絮，補了無數疤疖的棉衣。然而這究竟是她的家，她的歸宿地。誰都願意做喪家之犬呢？誰願意跑到外面去吃飢寒交迫顚沛流離的苦呢？

『先生，不得了，不得了，砲聲就在我們的屋子後面響，這所房子不會炸毀吧？』

女主人帶着她最小的女孩又跑來嚕嚇了。後面追着進來的，是她的丈夫王進

德。到底是男人，他似乎懂事一點。

『先生，你們在這裏，我們很放心的，先生，我們要請你們保護。』

×長微笑着點了點頭：『你們好福氣，我們住在這裏，日本人不敢來的，不要害怕，我們把日本人打倒，你們就可安居樂業了。』

男的完全聽懂了，從心坎裏發出了放心的微笑。

* * * *

跑去竹林裏散步，四周靜寂寂地只聽得斷續的蟬鳴，激戰了一夜的砲聲暫時停止了，我想這時的忠勇的弟兄們，也許正在扛抬受傷的戰士，或者裝子彈，或者吃飯休息，我恨不得立刻跑去看看他們。

『砲片飛到這裏來了！』

一位衛兵拾了許多大砲的破片在那裏看，我趕快跑來拿了一塊，女房東駭得不住地戰慄：

『先生，大砲打來屋裏哉，眞個危險，眞個危險！』

我把昨天一位受傷的營附告訴我前天在姚家宅看到一個婦人被大砲聲音駭死，一歲半的孩子在床上哭個不住的慘事告訴她，要她不要這麼着急，否則也會嚇死的。

『你知道嗎？日本鬼的飛機大砲到處轟炸，無論你走到什麼地方，都有死的可能；光只逃難，决不是辦法，你應該好好地和我們軍隊合作，大家一同去打日本。最重要的，這一帶的漢奸很多，你們可以幫助我們捉漢奸……』

話太多了，我又說得快，她自然莫明其妙，於是找了上海戰地服務團的周同志來用本地話翻譯給她聽。

唉！可憐的中國老百姓，他們只知道逃難，只知道着急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家，他們似乎並不了解沒有國根本就沒有家；沒有民族，根本就沒有個人的生命。現在整個的中國，到處都是日本强盜們的炸彈大砲轟炸的目標了，可憐的老

百姓呵，你逃到那裏去呢？

一九三七，十，二，於北王宅陣地。

血的故事

在矮小的平房裏，地上舖滿了稻草，蒼蠅圍着有血跡的地方吮吸着，亂飛着，在房子的東角躺着一個頭部受傷，和左腿貫通的戰士，他傷的太重了，誰都担心他的生命不能挨過今晚，然而他自己却很平靜，嘴裏雖然在不斷地呻吟，但當我們替他洗傷口換藥時他並不大聲叫痛，只把眉頭縐一縐說了一聲：『快點吧，我要睡去了。』

大約是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一連來了十二個傷兵，眞湊巧，他們都住在同一間房子裏，因爲有幾個輕傷的喜歡說話（有一個是長沙人），於是我伴着他們坐在草堆裏開始聽着血的故事了。

『你是在什麼地方受傷的？』我問一位個子矮小，看來有三十多歲的弟兄。

『東林寺。』

他回答着，目光炯炯地向我注視。

『這地名我今天才第一次聽到，你是幾時受傷的？』

『今早四時，天還沒有亮的時候。』

『傷的弟兄不多吧？』

『唉！我們傷的並不多，只是敵人的損失太大了！』

他帶着幽默的調子說着，我正想問他爲什麽要『唉』一聲時，躺在他右邊的弟兄却大罵起來了：

『媽的，你還憐惜敵人死的太多嗎？你準是漢奸！』

聽聲音他是一個十足的北方老。

『同志，開口就駡人做什麽？你聽我說完再駡不遲。』

矮個子是四川人，說話還是那麽一副滑稽的表情。於是有兩位笑了，我也暗

暗地欽佩他有資格做蕭伯納的同志。

『對了，等這位同志報告他作戰的經過吧。』我臨時冒充了主席，制止了他們的吵嘴。

『開始和日本鬼打的時候，我們的排長胡玉政用手槍就打死了十多個敵人，後來不知怎的槍機忽然打不響了，他急得要命，連忙舉起鐵鍫來向敵人衝去，這一下，可眞了不得，居然打死了他們的中尉排長。』

『好，痛快，痛快！』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出來，他連忙接着說：

『且慢一點，痛快的還在後頭呢，我們有一個弟兄，他趕快從那位死排長的身上把白晃晃的刀抽了出來，亂砍一陣，又砍死了好幾個敵人。他們見我們來勢太猛，於是敗退逃去，不到一刻，突然大砲響起來了，喝，他們打的眞兇，如果是胆小的，嚇都要嚇壞了，一連打了百多砲沒有停過，但我們仍然冒着敵人的砲火衝鋒，這次不幸我們的排長受傷了！』

『唉！』

我輕輕地嘆息，他却並不理會我，只顧滔滔地敍述：

『我們的班長見形勢太緊張了，於是打電話回團部請示，又調了一連人來，有個傳令兵潘什麽名字的，我一時忘記了，他一人架了輕機關槍向敵人掃射，他們又死了三十多人，我們的弟兄看到敵人死亡的這麽多，胆子更加大了，於是放肆用手溜彈向敵人的壕溝裏丢去，他們簡直無法抵抗。這一下又完結了他們百多條狗命，所以我說他們的損失太大了，哈哈哈！』

他笑着，我們也跟着笑，大家都高興得說不出話來，連那兩三位重傷的同志，也停止呻吟，來聽這個勇敢動人的故事了。

『還沒有說完呢！』他要那位坐在他左邊的同志替他點燃了香烟，因爲他的左手被炸傷了，失掉了作用，一縷淺灰的烟從他的兩隻鼻孔裏出來以後，他又繼續着像說書一般的打開話盒子了。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是最愛迷信的，他們因爲怕死，什麽人的身上都帶着一道符咒，以爲菩薩會保佑他打勝仗不會死的，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廟宇也特別尊重，從來不敢燒毀。這回在東林寺他們打了一次大敗仗，日本鬼恨死了我們的菩薩沒有保佑他，一場火就把東林寺燒個精光。』

又是一陣笑聲，把醫務所的人都驚動了，唐醫官走來望了一下，因爲得不着要領，陪着我們笑了一下就走開了。

『還有一次也很有趣味』，這囘輪到我的同鄉王金生了，他是×團×營×連的上士，左腿受了傷，血還在流，但他好像一點都不感覺痛的樣子，很興奮地說着：

『前幾天我們攻金家宅的時候，敵人盡用大砲來打，我們一槍也不還，他以爲我們都死光了，就衝了進來；誰知我們都埋伏在戰壕裏，等他稍爲向我們陣地前進的時候，我們就一齊爬出來用機關槍掃射，一下打死了他們八十多個人，從

此再也不敢來打金家宅了；還有一次，他們衝到我們的外壕來了，我們拚命開槍，他嚇得屁滾尿流，連忙鑽到戰壕裏面去，我們趕快用手溜彈打去，三排人全體被我們打死了，得了許多新式步槍。』

『媽的，日本人眞不行，聽到我們的槍聲就嚇得發抖，×××團的工兵營，有次被大砲埋在土裏了，他們爬了出來，臉上都是烏黑的，死了一個，傷了一個，其餘的拿起槍來就向前衝，日本人見了這些黑臉將軍，嚇都嚇死了，還敢說打？』

又是另一個弟兄說的故事，引得大家都笑了，我笑得特別厲害，要不是在他們的面前，也許會笑得在地上打滾。

『日本人都是不中用的，我們一開槍，他丟了槍就往後跑，我們的機關槍有次被敵人的重砲打進土了，敵人非常高興，以爲毀掉我們的武器了，誰知我們的弟兄趕快把牠挖了出來又打過去。』

故事越聽越多了，在黯淡的洋燭光下，我在小日記本上記載着我軍英勇作戰的精神。

『車子來了，趕快走吧！』

担架兵進來抬那個受了重傷的同志，其餘的都掙扎着站了起來拿了自己的包袱向馬路走去，我送到門口，用親切的聲調歡送他們：

『同志們，趕快把傷口休養好了，好再上火線殺敵！』

『好的，過幾天再來找你們。』

他們走遠了，然而每個人說話的聲音和態度，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一九三七，十，七夜

血戰金家宅

正在愁着沒有地方寫文章，想打電話向副官處借一張桌子來，忽然電話鈴響了。聽聲音，這是黃參議打來的。

『喂，謝團長，××師的副師長剛從前綫歸來，他有許多新消息供給你寫文章，你有功夫來嗎？』

『好的，我立刻就來；』

剛洗過頭髮，還沒有乾，但我等不及了，一聽到有前方的消息，比得着了什麼寶貝都高興，就三步跨做兩步走，很快地來到了軍部。

黃參議介紹了我們之後，我有點感到侷促不安，因爲自己從沒有當過新聞記者，向一個從不認識的長官詢問前方戰況，究竟要採取什麼樣的談話方式才好

呢？

參謀長望着我笑了一笑，我自己有點不好意思起來，連忙乘機對副師長說：

『請副師長多多告訴我一些前綫將士們抗敵的經過給我聽吧！』

『沒有什麽特殊的消息報告，所有在前綫作戰的隊伍都是一樣地勇敢的。』

他自謙地說着，聲音像女人似的那麽柔和。

『不要客氣，就立刻動作吧！』

黃參議代我催促，這才開始聽到副師長談他們作戰的經過了。

『我帶了×××旅（註：×副師長兼任旅長）由××西門出發到××宅。是九一八的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在朦朦月色中，把我軍應守的陣地接收完畢了，在火線上一連會着三個旅長，大家談起敵軍那種偷生畏死，狼狽而逃的情形，眞令人發笑。這一晚，敵人沒有來攻，我們嚴守陣地，間或有稀疏的槍聲傳來，走出門外一看，只是星光黯淡，村落荒凉，除了我們的隊伍外，聽不到一點人聲。戰

場的淒涼，原本算不得什麼，但這次敵人的炸彈，大砲，犧牲了無數的老百姓，弄得他們妻離子散，雞犬不寧，實在太叫人痛心！

『第二天晚上，敵人來猛攻陣地，砲聲隆隆，房子都被震動了，我們的隊伍在昨夜就要衝過去了的，一聽到砲聲，大家就不顧死活的只管向前衝去，有兩排人首先摸了過去，敵人敗退了，其餘兩排又接上去；敵人見我來勢洶洶，拚命加緊大砲攻擊，於是流血的序幕開始了！我方受傷的官兵很多，但誰也不害怕大砲，每個人都在熱血沸騰，磨拳擦掌地願以血和肉來抵抗敵人的飛機大砲，以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

『這晚正值舊歷中秋節，月色特別清朗，想到後方的人們，這時正在那裏愉快地賞月，而戰地是用大砲代替了鞭爆；用血代替了葡萄酒。弟兄們都忘記了中秋吃月餅，只記得拚命去奪取敵人的頭顱。

『十點以後，砲聲愈加猛烈了！我們陣地的右翼是××行，由××開來的×

×旅就駐防這裏，該旅的旅長姓×是湖南×州人，但他能說一口很流利的廣東話。我們的電話也像砲聲一般，沒有間斷，有時他太忙了，一接上電話筒就說：「快不要和我講話×！我正在指揮作戰，忙得很呢！」有時他打過來的電話，我也沒有功夫接……

『第二天早晨，我們剛開始吃飯，大砲又來光顧了，空隆幾聲，打得屋上的瓦片亂飛，差一點連我們的飯碗也打破了。』

副師長說到這裏，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他說話的本領眞大，不慌不忙，有條有理；而且很能描寫當時的情景，令人一聽如親歷其境似的。

『那時的空氣非常緊張，』他繼續着說，『前方不住的來電話告急：「我們的陣地被大砲衝翻了，弟兄死傷的特別多，怎麼辦？」我回答他們：「管他，衝翻了也得死守陣地，死傷得只剩一個人了，也不許後退！怎麼辦？就這樣辦！死完了就算盡了我們衞國守土的最後責任！」』

——不可抵禦的，偉大而壯烈的犧牲精神！

我眞想大聲叫喊出來，但爲了怕打斷了他的話頭，只好讓心的呼聲來代替。

『這天從早晨七點開始，一直到下午五點，炮聲沒有間斷過一分鐘，受傷了的官兵，絡繹不絕地流着血從旅部的門口經過，他們見了我只親切地叫了一聲：「旅長！」不呻吟，也不表示痛苦，只是低下頭來，慢慢地掙扎着走他的路，因爲大砲攻得太厲害了，連担架兵也無從來救護，因此受了重傷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地就這樣做了壯烈的犧牲。

『後來實在被大砲迫得太厲害了，死傷的官兵又多，暫時放棄了原來陣地移駐河邊。晚飯後，我軍又增援一營，於是下令奪回陣地。這時敵人僅留少數機關槍在那裏防守，我軍衝過去，他們丢了槍就跑，我們不但佔領了原來陣地，而且獲了許多槍砲和子彈。

『第三天，敵人大概是精疲力竭了，所以沒有來攻，我們趁着這時趕快把被

敵人破壞了的工事做好。不料第四天，他們又以大砲飛機坦克車來猛攻了，我軍死傷的更多，我惟恐有士兵後退的，於是下令各團長，營長，我們要死守陣地，不能後退一步，如果有退的，我就殺你；同樣，我如果向後退，你們就槍斃我！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血戰了三天三夜，終於把敵人趕走了××宅，雖然我方犧牲了不少的官兵，但敵方比我們死傷的更要多。』

『報告副師長！請理髮！』

忽然一個會理髮的勤務兵提了小箱子進來替副師長理髮，我請他一面理髮，一面談話，起初他不肯，勤務兵老站着不動，經我再三要求，他才坐到那張高椅子上去。

『請繼續着說吧！』

我忘記了他已經說了不少的話，茶也沒有喝一口，又在催促他。

『值得我們高興的，是在這次抗戰當中，每個官兵都很勇敢，他們負了傷的

還不肯退下來。有幾位連排長，左手打斷了，右手還在拿着槍指揮作戰，我們都把「死」字忘記了，只知道前面有敵人，只知道怎樣去撲滅他們，才算盡了我們對國家民族的責任。』

『這就是鐵軍的精神！拿破侖說字典中無難字，你們是軍隊中無「死」字。』我說着，心裏燃燒着對於這些英勇的將士們以無限的欽佩與景仰。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回憶了一下又微笑着說，『有一天××團的團部移動到旅部的位置，團長對他的部下說：「旅部在這裏的時候，附近中了好幾次砲彈，旅部都沒有打壞。一定是旅長的福氣特別好。我們搬到這裏，也沒什麼危險的。」話剛說完，他和團附正看地圖的時候，忽然砲聲隆隆，向這邊射擊，團附說：「團長，砲聲越來越厲害了，你快到地下室去暫避一下吧。」他們剛下去，空隆一聲把屋子打壞半邊，電話機也就在這時殉難了。』

哈哈哈，又是一陣笑聲，充滿了整個空間。

最後我們談到了伙伕，副師長連忙搶着說：

『唉！伙伕眞偉大！他們挑了飯菜從好幾里路的後方送來，有時被流彈打傷了，有時被炸得粉身碎骨，但他們一點也不害怕，仍然挑了飯菜，冒着雨，冒着砲火送來，我們如果沒有他們送飯，都要餓死了，還說什麼和敵人拚命？』

『對了，他們的生活最辛苦，然而工作最重要，每天他們要等一切人吃飽了自己才有一點殘湯剩飯充飢。』我是第一個同情伙伕的人。

暫時沈默了二三分鐘，副師長突然提出這麼一個問題來問我：

『謝團長，我覺得戰爭實在太殘酷了！人爲萬物之靈，應該愛好和平的，爲什麼要有戰爭？什麼時候才能達到眞正和平的目的？』

『人類一天有侵略者存在，戰爭就一天不能免，眞正的和平，是要用無數的頭顱和熱血換取得來，我們明知道戰爭的殘酷，但造成戰爭罪惡的是少數狠心狗肺，無公理，蔑人道的軍閥以及帝國主義者。他們是劊子手，是人類的公敵，我

們要消滅他，就免不了戰爭。等到把全世界的强盜都打倒了的那一天，就是人類實現眞正和平的日子。』

談的話太多，我似乎有點疲倦了，但副師長究竟不同，他雖然談了一個多鐘頭的話，精神還是那麼好，理髮匠的工作也完成了，勤務兵冲了六杯牛奶來，大家圍在桌子上喝着，緊張了一個多鐘頭的心緒，到這時才輕鬆下來。

一九三七，十，十四黃昏於軍部

戰地情書

又是晴天，眞討厭極了！

以前我最愛太陽，討厭下雨，自從來到戰區，這種心情完全反過來了。因爲晴天是敵機到處轟炸的日子，白天不能燒火煮飯，走路也不自由，如果一發現敵機，你得立刻停住脚倒臥在稻田或者棉花叢裏；否則，卽使只有你一個人，他也會丢下一顆炸彈給你嘗嘗滋味。

很早就有十二架轟炸機從這兒經過，飛得很低，幾乎可以用步槍擊落。我恨自己沒有學航空，否則這回總可以出一口大氣，把敵機炸個落花流水。

這幾天精神特別興奮，可是身體一天比一天瘦。『你們覺得我自從出發以來，身體胖了一點嗎？』我故意問她們。

『胖了一點，精神也好多了。』

岑澈先搶着說，我暗暗地笑了。精神好了許是實在的，而身體發胖，恐怕是哄小孩子吧。好在我沒有鏡子，也不高興照她，即使她瘦得只有兩根骨頭了，我也滿不在乎，只要呼吸一天不停止，我總有精神做抗敵工作的！

剛寫到這裏，胃又痛了，沒有吃瀉藥，已經三天不大便了，眞可惡得很。

十點半鐘的時候，軍醫處的練處長着人來接我去前方，從這裏到軍部有二十多里，雖然有點担心跑不了這許多路，但爲了要實現上火綫的志願，也就忘記了胃痛，很高興地與佩蘭一同出發了。

走出了小小的村莊，就是一片廣漠的田野，白雪似的棉花，點綴着秋天的景象。間或有幾個老婦和孩子在那裏採棉，她們的臉上也都表現着驚惶的神色。見到了我們，總要交頭接耳地細說幾聲。自然，對於『女兵』，她還是初次發見，應該有幾分稀奇感覺的。

向××南站的西邊渡橋，遇着許多抬鐵絲的士兵，他們走路也像衝鋒似的那麼迅速，我總願意躱在一邊，讓他先走過去了再向前行。

沿着碧綠的河流，灣灣曲曲地走着，令人感到漸漸地走進了風景區。眞的，這條河實在太美了，河身並不寬，但水很深。因爲水草特別多的原故，活潑的小魚，到處都可看到牠們的倩影。兩岸的樹林，老是這麼交叉着成蔭覆在河上，鮮紅的陽光，從樹隙間射過，照到水裏的魚身上，呈着點點的金光，別有一番美麗。有時突然來了一隻小船，牠也像魚兒似的把槳一搖，船身就輕輕地流過去了。要不是船上裝着傷兵，誰不說這裏就是世外桃源呢？

一連遇着好幾個受傷的同志，他們因爲沒有担架兵來，就一面流着鮮血，一面匍匐地彎着腰前行。我停住脚呆呆地望着他，很想幫忙他一下，然而我沒有担架，卽有，也抬不起。呆望的結果，只好空嘆幾口冷氣，抱怨我媽爲什麼生女不生男？

一路上都有戰士滴下的血跡，我到如今才深刻地了解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那句話底意味。因血跡而聯想到他們那種勇敢殺敵的精神，和受傷後呻吟於血泊裏的痛苦。我沒有心情來欣賞四野的風光了，低下頭來慢慢地踏着血跡前進。

『喂，你是什麽人？』

突然發現有步哨在盤問了。

『我們是戰地服務團的，到軍部去。』

『什麽戰地……？』

他走上前來看我的徽章。

『喂，不要嚕哩嚕囌，她們都是軍部的。』

感謝那位傳令兵同志的一句話，就釋放了我們。

『喝，眞了不得，女人也敢到火綫上來。』

很淸晰地聽到那位步哨兵在那裏自言自語。

經過了一條很長的街，也不知叫什麼名字，鋪子裏擠滿了我們的弟兄，他們有的在閒談，有的在抽香烟，有的嘴裏咬着大餅，看他們滿身都是泥漿，可以知道他們是剛做完工事下來休息的。

『喝，有女兵！』

『她們也敢到前綫來。』

『走得眞快，像衝鋒一般。』

他們向我們笑着，說着，每個人都帶着驚異和愉快的表情。吳軍長曾說過：『你們到軍隊中來服務，一定會增加士兵不少勇氣的。』我也相信他們會因我們上火綫而增加殺敵的勇氣。

『女人都上火綫，我們還怕什麼？』

這樣的話，我已經聽到過兩次了。

拚命地跟着傳令兵跑，僅僅只走了一點零二十分鐘，居然到達了目的地。

『軍部還在前面，你們休息一下，我們就去。』

練處長一面說，一面倒開水給我們喝，我正在渴得要命，一口就吞乾了。

由這裏到軍部大約有三里路，因爲一路談着我軍作戰的情形，不知不覺地就到了軍部。

軍長和韓歐兩師長見了我們都非常驚異，歐師長正在忙着打電話，大家靜靜地聽着。

『我軍前進了！』

這是個多麼令人興奮的消息，我們都笑了！

『有兩個連長都帶了花，但他們不願下來，仍然在那裏流着血指揮作戰。』

又是另一個消息。

『應該下來的，如果給敵人再打中，豈不糟糕！』

我自動地發表意見，軍長點了點頭說：

『是呀，應該下來的，我們的官兵，就因爲太勇敢了，老是帶着傷抗戰，所以這次犧牲的特別多。』

『不過這種犧牲是壯烈的，光榮的，有價值的！他的精神將與中華民族同在，與天地日月同長。』

口裏雖然這樣說着，但總有一種說不出的傷悼壓在心頭。敵人的殘忍凶暴，犧牲了我們不少的勇敢將士。恐怕誰都有一種矛盾的感情吧，一面覺得這偉大的犧牲是光榮，一面又覺得太傷心，太慘酷！

電話停止了，突然「空隆」一聲，炸彈落在我們的屋後，十幾架重轟炸機圍着我們的屋頂低飛。

『來炸我們了！』

我說着，他們都笑了。

『沒有關係的。』

大家仍然在安靜地談着，一會兒飯菜端上了，六個人開始吃飯。自從出發以來，我感到這頓飯是最爽口的了。菜是由後方羣衆送來的慰勞罐頭，有小蘿蔔，油悶筍，腐乳，皮蛋等。最使我高興的自然還是那一盤嫩綠的青豆，和那碗青菜湯。

『鐵鳥快下蛋了，我們趕快吃吧。』我故意催促他們，很想早點出發視察。

『下蛋？我們就吃了牠！』

『哈哈，這個蛋就不好吃。』

韓師長接着軍長的話說，大家又笑了一陣。

飯吃完後，因爲大砲打得太厲害了，敵機似乎知道這裏是重要區域似的，老是在我們的屋上盤旋。誰都不敢往外跑，生怕給敵機見到，做了他們轟炸的目標。

圍着屋前屋後又一連丟了十多顆炸彈，空氣愈來愈緊張了，我首先提議：

『各位長官趕快把遺書寫好吧，我們的生命也許在五分鐘之內就要完結了！』

他們眞的實行了，軍長寫給他的夫人龍文娛女士。

『我借你的信紙信封，給我的特來一封吧。』

『好的，這還是文娛送我的。』

『那麽，我也來一封。』

歐師長一面說，一面撕下一張紙來坐在靠窗戶的板子上寫着。三個人都寫完了，歐師長提議要把情書公開。

『這是戰地情書，公開沒有關係。』

我第一個贊成，軍長臉紅紅地也居然答應了。

公開後的結果，三個人的信都大同小異，總括起來不外乎說：『飛機大砲在轟炸，我們立刻要上火綫了，犧牲的時候大概卽刻要到來。希望你不要爲我的死而悲哀，敵人一天不消滅，你就要踏着我的血跡前進……』

『韓師長，你爲什麽不寫？』

我發現他只顧一封一封讀我們的信，就這樣問他。

『在長沙，我已把遺書寫給她了。』

他輕輕地笑了笑。

他們在忙着寫信封，左角上還寫下『航快』兩字，我也依樣畫葫蘆，添上了『航快』兩字，還有一封是給美珍的。

『對不起，我要揩「郵」了。』我把信交給軍長，又是一聲大砲打來，房子都震動了。

一九三七，十，五於××宅

「絕對不做俘虜」

剛替一個炸傷了左大腿的士兵換完藥，又有一個子彈穿過了左手的兄弟在等着。他的名字叫劉叔全，四川人，現在××師××團×營×連充當上士，他在築防禦工事的時候，曾被敵人俘虜過去二十多分鐘，談起那一段短短的生活，他忘記了手上的創傷，津津有味地敍述着：

『他媽的日本鬼眞厲害，他以爲中國人都像漢奸一樣愛錢的，所以把我俘虜過去，首先從毯子裏抓出一大把鈔票給我，并且要我回來運動全連的弟兄都投降過去，那些紙票上面都有日本兩個字，還印了一個什麼人頭，我全不做聲，只點了點頭把錢接在手裏，他又給我盛一碗稀飯，但是沒有菜，他說：「你餓了吧，趕快吃完這碗粥。」我起初害怕他放了毒藥不敢吃，後來一想，既然他給了許多

錢給我，希望我回來運動弟兄們投降過去，自然沒有害死我一個人的必要，於是我眞的吃了。』

『你怎樣懂他的話呢？』

旁邊一位醫官問他。

『是呀，起初他們咭咭呱呱說些什麼，我並不懂，後來有位很高很大的人和我說話，才曉得他也是中國人，不過他和日本鬼說話，我又聽不懂了。』

我已經裹好了他的傷處，就在旁邊的凳子上坐下來和他談天。

『衣服的顏色和我們穿的差不多，但是材料很好，都是呢子的，比這位醫官穿的還要漂亮。』

他指着坐在他右邊的古醫官說着，引得大家都笑了。

『他們也像我們一樣，都把符號藏起來了。』他很有條理地繼續着說，『也許你們會不相信，他們那邊的士兵都穿了皮鞋，走起路來閣閣閣，好像很威風。』

『你看到的恐怕是官長，士兵穿皮鞋怎麼好打仗呢？』

『很多人都穿皮鞋，難道都是官長嗎？』他反駁着周同志的話。『本來他們，就不會打仗，我們的步兵至少一個要打他十個，日本鬼最怕我們的手溜彈，一丟過去，常常一排一連的丟了槍就走；但是他們有的是大砲，機關槍來掩護。說到機關槍眞嚇人，他們平均一排人有兩架，而且子彈很多，步槍都是三八式的，子彈一寸多長一顆，是黑顏色，他們一聽到我們的槍聲就開大砲，每次起碼要放二十多門。』

『怪不得我們整天聽到放鞭爆，很熱鬧的。』

『但是那些響得最厲害的，是我們這邊的大砲。』

『阿，劉同志，我還忘記了問你，你究竟怎麼時候被俘虜過去的？』

我像新聞記者似的，把要問的話，一項項寫在紙上。

『我在做工事的時候，發現前面有一個穿便衣的老百姓，我沒有疑心他是漢

好，他突然伸出手槍來向我射擊，就這樣被俘虜過去了。』

『你那時很着急吧？』

『有什麼着急，我打他不死也要打死自己，絕對不做敵人的俘虜。』

聽到這裏，誰都興奮起來，對於他的勇敢，表示無限的欽佩與尊敬。

『後來你怎麼逃出來的呢？』

『我首先就準備好了的，把符號和臂章都塞到鞋子底下，他們把我全身搜查，並沒有發現什麼，就笑嘻嘻地對我說：「你們那邊的弟兄太苦了，沒有餉發，也沒有好衣服給你們穿，吃的又壞，你們爲什麼不到我們這邊來呢？你看我們每個弟兄，都有三四十塊大洋一月，生活多麼舒服。」我裝做聽了很高興似的不住的點頭，於是他就放了我，要我回來把弟兄們都帶了過去。回到自己連上來，首先就將那把鈔票交給我們的連長，背起槍來和弟兄們直衝上前去！』

『呵，那麼你這隻手是衝鋒時受傷的吧？』

『是的，這次衝鋒死傷的人很多，我們的口營長也陣亡了！』

靜靜地聽着，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嚴肅悲壯的表情，這時連這位被敵人俘虜過又逃回來殺敵的勇士也停止說話了，大家低下頭來向一切在前線上陣亡的將士默默地致哀。

一九三七，十，二五，下午五時於野戰病院

偉大的戰士

當我洗完臉跑進醫院的時候，唐醫官又告訴我一個可驚的消息：『又有一個連長，一個排長陣亡了！』

『什麼時候死的？屍體還在這裏嗎？』

我淒然地問，心頭上籠罩着一種說不出的悲哀。

『就在這裏，我帶你去看罷。』

他領我走進那間住官長的病室，這兒我已來過十多次了；有兩次都看到了烈士的遺體，我曾難過好幾天。想不到今天又有同樣的事發生，我傷心極了，拖着遲緩的步子跨進了正屋。究竟詠芬比我還勇敢，他把被絮掀開來，一具血跡斑斑的屍體，映進我的眼簾，鼻子一酸，淚珠幾乎要流了下來。

『幾時死的？』詠芬也問着。

『今早五時死的，昨晚十二時抬來醫院，還打過兩針，因爲肝臟被大砲打穿了，不能救。』

唐醫官詳細地說着，我細細察看他受傷的部位是脅下貫通，摸摸他的手似乎還有點溫意，但脈搏已經停止了。

『他是那一連的？什麼地方人？』

『×××團迫擊砲連的連長，他叫劉健，湖南湘潭人。』

一個士兵站着立正的姿勢回答我，接着又加上了一段：

『他最勇敢，最會打仗，凡是屬於他那一連的弟兄都沒有一個怕死的。北伐時帶過很多次花，本來是偵探連連長，現在改爲迫擊砲連，他還是少校連長呢。』

我對了劉連長的遺體靜默了三分鐘誌哀，然後轉過身來看另一位排長。

『呀！怎麽他的眼睛還沒有閉！』

誰在大聲叫着，我也吃了一驚。

原來死者的左眼睜開，像活着的時候一般，右眼也沒有緊閉，開着一條約一分寬的縫，一排潔白的牙齒，緊緊地咬住下唇，表示着恨日本强盜到了極點的樣子，兩膝彎曲着，臉色像生時一般，絲毫不帶死色。

『他並沒有死呢，你們看！』我說着，詠芬連忙去摸他的臉部和手。

『死了，是冰冷的。』唉！完了，還有什麽希望呢，兩個勇敢的戰士，都爲了民族解放的鬥爭而光榮地犧牲了！

『有誰知道他是那一連的嗎？』我悽然地問。

『他叫向得標，×××團的代理連長，這回打死了至少有三四十個日本鬼，三天三夜伏在戰壕裏沒有吃飯，拚命地打，拚命地衝鋒。他本來是排長，因爲六連的連長帶花，所以他來代理，唉！他眞是個好人，又勇敢又和氣，弟兄們都

愛他。』

一個士兵含着眼淚敍述他的簡單歷史，聽衆都低下頭來嘆息。

『日本鬼還沒有完全消滅，所以他死了不閉眼睛。』

『還有他的一雙脚，眞像在戰壕裏坐着休息時的姿勢一般。』

弟兄們你一句我一句地在互相談着，我忽然憶起了一句頂重要的話問他們。

『他們兩個死的時候有什麼遺囑嗎？』

『那位連長是痛得要死，哼都哼不出，還有什麼遺囑？』一位高個子穿着棉背心，左手帶花的士兵回答我。『只有排長在死前大聲喊着：

「醫官，快點把我醫好，我要到前線去呵！」』

——唉！臨死都不忘殺敵，偉大的戰士呵！

仍然把毯子蓋好，每個人懷着滿腔的哀悼，默默地走出了病室，竹籬外面傳來混雜的脚步聲，又有好幾個受傷的戰士抬來了！……

十，廿八。

地獄中的天堂

提起蘇州，誰不憶起『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句子，誰不哼兩聲：『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誰知這樣美麗，這樣靜穆，這樣雅致而富足的蘇州，如今卻變成像地獄般的悽慘，荒涼，恐怖了！

蘇州，你這飽受敵機蹂躪的天堂，兩個多月來，你已經受夠了轟炸，受夠了機關槍的掃射，你已成爲百孔千瘡，奄奄一息的死城了。我並不爲你悲哀，我只有憤怒。整個的中國，多少錦繡山河，多少像天堂般的城市，都變成了一堆堆的瓦礫，都變成了一片片的焦土，都變成了血肉横飛的戰場，鬼哭神號的地獄。蘇州，怒吼吧！天堂快要淪爲地獄了；『夜半鐘聲到客船』，早已成爲『夜半警報到敵機』了！數千年來的安靜生活，如今弄到鷄犬不寧！蘇州，你是靜靜地讓

敵人毀滅，還是掙扎着奮勇地衝上前去和敵人做一次最後的鬥爭？

* * * *

爲着和一位新加入我們團體的團員嚴超去談話，同時買些寫標語傳單的紙張及稿紙信封之類，我帶着少雲搭着軍長的小汽車來到蘇州了。車是十二點到的目的地，下午五時軍長和黃參議必須回前方，我們的事體也必須在五時以前辦好。因此吃完飯後，便匆匆跑去找嚴超，然後囘到街上買東西。

剛在一家書店裏買好鋼筆，警報叫了，店裏的伙計連忙跑出來關大門，他那種慌慌張張的表情，眞令我看了好笑。

『等我出去再關吧！』

『不能走，外面戒嚴了。』

他生怕我衝出去似的，站在門口擋住我。

自然，來到城市是沒有在戰區那麽自由的，警察一定要實行交通管制，不像

在前線一樣，整天有敵機圍着你飛，不但沒有人放警報，而且有時敵機在你的頭上用機關槍掃射了，你才『呵』的一聲蹲到樹下去，或者躺在稻田裏。在戰區，我們對於敵機，簡直像看一羣烏鴉在天空翱翔那麼平常，因此一來到蘇州，便看到他們對於敵機那種害怕得可憐的樣子，眞好像看了一幕滑稽電影似的可笑。

和我們一同關在書店裏的，還有三個傷兵，有一個在作戰時被大砲轟聾了兩隻耳朵，他是聽不到警報的，也像我一樣，硬要跑出去，後來經過他的伙伴用手勢告訴他敵機來了，他才坐下來大聲喊着：『我要買梁山伯和祝英台。』為了他的聲音過於洪大，引得大家都笑了。

『他以為人家的耳朵都像他一樣給大砲轟聾了，所以他在醫院裏說話，也像打雷似的。』

他的伙伴說着，大家更加好笑起來，誰知却引起了聾子傷兵的反感。

『聽到了沒有，我要買祝英台，梁山伯，究竟有不有這本書？』

伙計用手勢告訴他沒有這本書，我又故意走近他的面前，大聲說着：

『你要好好養病，不要看書。』

他搖了搖頭，用手指着耳朵，表示我說的話他並沒有聽到，正想用筆寫給他看時，解除警報的哨子響了，於是又跑去第二家買東西。

走進中西藥房，還沒有開始買賣，敵機又來了，叮噹一聲，鐵門關上了，我心裏着急得直跳起來。要買的藥，偏偏這裏沒有，如果再冤枉坐上一點鐘，一下午不就完了嗎？

『蘇州整天都有敵機來轟炸嗎？』

我問一位和我站着比較近的店員。

『可不是整天都有敵機來轟炸！有時晚上也來，火車站已經炸過十多次了，每次起碼丟幾十個炸彈。』

『這樣轟炸，對於你們的營業太妨礙了！』

『是的，你看最熱鬧的觀前街，有許多舖子都倒閉了，這兩個多月以來不但生意清淡，有時一整天都不要想開店門。』

他說時不住地搖頭嗟嘆，我為了要打破這種恐怖而沉悶的空氣，於是對他們說了些前線的情況，他們聽到我們是剛從前線回來的，忘記了正在轟炸的敵機，大家聚精會神地來聽我的報告，一直到解除警報，他們才微笑着送我出來。

再沒有比今天還倒霉的了，敵機好像故意與我為難，剛走不到二十步，牠又來了！這回我再也不能關在舖子裏老等了，我悄悄地從一家鞋店裏溜了出來，一個人站在屋簷底下覷看街上的動靜以及鐵鳥下蛋的方向。

蘇州的羣衆眞訓練得好，一聞警報，街上沒有一個行人，拉洋車的，也都躲進店裏去了，所有的舖子都是閉緊着大門，街上就只有稀疏地幾個維持秩序的崗警，和三四個站在屋簷下的穿草黃色制服的軍人。

有一家賣水果的小販還沒有關門，我跑去問問蘋果的價格，他要一毛錢一

個，我連忙走開了，隔壁是一家刻圖章賣印油的，我正需要買一盒印油，於是大聲叫『老板，老板』，誰知叫了半天連影子都找不到半個，但店門是開着的，由此可以想見他對於敵機是如何地害怕，連門都來不及關，桌上的錢也來不及收就跑掉了。

『你知道這家的老板那裏去了？』

我問一位做針線買賣的小伙計，他正蹲在弄堂裏駭得發抖。

『躲了，躲了，你等下再來買呀！』

看錶已經是三點半了，還不趕快買好東西，一定來不及趕上車子。我把少雲喊出來，不管警察允許不允許，直往前面衝去，但有什麼用呢？你有勇氣走路，人家不開店門，結果還是空着急。

走過大約有半里路的街面，一種滿目凄涼的景象映入我的眼簾，腦子裏立刻浮上了一個念頭，呵，天堂的蘇州，如今竟成了荒涼冷寞蕭條可怕的地獄了，誰

想到平時『車如流水馬如龍』的觀前街，也像戰區一樣，連白天都看不到一個落百姓的影子呢？

走進一家半掩着大門的皮貨店，出乎意外地遇到了一位賢良的女主人戎徐穎女士，她特別關心前方的戰事，和我足足談了有半個多鐘頭的話，我買了一隻小皮箱，她堅決地不要代價。

『你在前線太辛苦了，我應該送給你的。』

後來經我再三的把錢送到她的手裏，她才接受了三元（本來是五元半的箱子）。

又走到中華書局的門口，好容易叫開了鐵門替團員們買了幾本紀念册，這位伙計也因爲我們是從前線回來的，特別優待，每本少要一毛錢。

『團長，我高興極了，你看他們每個人對於我們前線回來的都這麼優待。』

少雲像孩子似的愉快地笑着。我叫了兩部洋車，警報剛剛解除，前面有三個

人抬來了一個方才在火車站附近被炸傷的老百姓，鮮紅的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流；旁觀的人，都縐着眉頭，伸長脖子向担架床裏張望，誰知道自己的生命什麼時候遭遇着和他一樣的轟炸呢？

一九三七，十一月四日在蘇州。

一個悲慘的印象

已經是十一點零五分了，汽車還沒有來，李主任拿着一根手杖，很失望地從外面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走囘來。

『唉！人家的汽車嗚嗚地叫個不停，我們的呢？』

大家都呆呆地望着他，沒有說話，也沒有笑容，實在的，大家都太疲倦了，慶齡和詠芬已經倒在草堆裏呼呼地睡覺了，坐在凳子上的也都低下頭來在那裏打瞌睡。

『我們走路去吧？』

芝英問李主任。

『不能，還是等車吧。』

沉默又佔據了小小的房間。

* * *

我們奉命在今天晚上須開到××去駐防，下半四點鐘的時候就把行李綑好了，吃了晚飯就出發，到達兵站時還只有六點，現在已經整整地候了五個多鐘頭，生來性急的我，幾乎要暴跳起來了。

半彎明月像水晶似的斜掛在蔚藍的雲裏，我獨個兒跑去田野間散步，一種淒清寂寞的感覺襲上心頭，夜是太靜了，月是太美了，要是沒有敵機的轟炸，沒有大砲的響聲，該有多少詩意從我的腦海裏洶湧出來，然而此刻我委實太難受了，為了候車，為了記掛着那個不知是否已經斷氣了的傷兵。

月又被烏雲遮住了，一陣淒厲的冷風吹過，我幾乎站立不住顫抖地向後面倒退了一步！誰從屋子裏匆匆地跑出來，一陣犬吠聲隨在他的後面，我忽然又憶起方才那位瘦個子同志說的話來。

『沒有人理，眞太慘了，一個老百姓只剩兩條腿，一個只剩半邊頭；最古怪是那個炸開了肚皮的，腸子都通通流出來了，但人還是靠樹幹坐着。唉，唉！三四天了，還沒有人理，眞太慘了。』

我很想和佩蘭去看個究竟，而且去埋了他，然而爲了被炸的地方距這兒有相當的遠，何況又在候車，不能離開？

又是一陣冷風，吹得枯萎了的棉花樹瑟索地作響，不知是否我的視線出了軌，好像在那顆大樹下面，眞的坐着那個被炸空了肚子的人，樹枝上掛着那兩條腿，還有半邊頭呢！

不知是受不住寒風的襲擊，還是心裏感到恐懼，我終於囘到那間充滿了焦灼和沉悶空氣底屋裏來了。

更靜了，她們都沒有半點聲音。

『李主任，那個傷兵死了嗎？』

我帶着疲倦的聲調問他。

『死了，是剛才死的。』

『沒有人埋他？』

『不，已經埋了。』

我想質問他，既然是方才才死的，爲什麽說已經埋了呢？然而這話我並沒有說出。

那是下午一點多鐘的時候，我在竹林裏和陳女士談話，兩個担架兵抬來一個由喉間裏發出 Kohohoho 聲音的傷兵，另一位走在担架床後面的看護兵說：

『他被機關槍打破了腦袋，活不得多少時候了。』

聽到受傷者那種從喉間裏梗住了濃痰似的聲音，我也斷定他的生命快告結束了。

匆忙地把我們的談話做了個結論，然後同去看方才抬來的那個傷兵，穿過了

好幾間屋子，才在草堆裏發現他那臭硬挺挺的身軀。

頭上雖然裹着綳布，但已經被血液染成暗紫色了，白裏透紅的腦漿流在他的右眼角上，呼吸聲更來得急促了；有時右手還能移動一下，拚命地在胸部抓什麽，好像要一手把心肝挖出來似的那麽着急，所有圍着他看的醫官，看護兵和我們都難過得說不出話來，我蹲下去摸摸他的脈，跳得特別厲害，唉；快完了；英勇的戰士，快要做壯烈的犧牲了！

『沒有希望了！』

我搖着頭自言自語地說。

『當然，不能救了！』

李醫官響應着我的話。

『爲了早點解除他的痛苦，你用痲醉藥把他……』

我居然說出了這樣殘忍的話，對方聽了不住地點頭，但他仍然站在那裏並沒

有去拿藥。

天，太令我傷心了，他這時的慘狀完全和我的母親臨終時一模一樣，喉間裏響着同一的聲音，身子直挺挺地躺着絲毫也不能動彈，脈搏忽而跳得很快，忽而微弱得摸不着，唉！這是他生命最後的一刹那了！他是被殘暴的日本强盜，用機關槍打破腦袋的，他的父母妻子兒女也許正在期待着他寄錢囘去養家，或者希望他打勝了日本好囘去大家團圓，誰料到他是這樣苦痛地死了呢？

他的腰間繫着兩塊萬年紅布，上面寫着他和十二個結拜弟兄以及他們父母的名姓，他是××師××團×營×連的班長，名字叫詩書易，據和他同連的弟兄們說：他這次是第二次受傷，前次傷了左腿，剛好了不久又加入火線。他是個極勇敢，爲人坦白直爽的戰士，現在是完了，他是盡了他用血肉保護祖國的責任，然而這些正在做戰的勇士們底肩上又加重一層負担了。

* * * *

爲着追念那個帶着苦痛，懷着忿恨，死去的戰士，我消磨了一個多鐘頭的時間，這是十二點四十分了，汽車仍然沒有來，跑去門口一望，黯淡的星光，稀疏地伴着朦朧的月色，你偉大的戰士呵，昨夜這時，正在和敵人衝鋒血戰，今晚你却靜靜地長眠於九泉！敵人的大砲正在瘋狂地向這邊打來，但願牠不要轟毀了你的墓穴，讓你安靜地得着永久的休息吧…………

一九三七，十一，十一夜一時許××兵站候車時

蘇州城的火焰

誰相信呢？清早從觀前街走過，高大的洋樓還是那麼整齊地排列在馬路的兩邊。雖然店門都緊閉着了，但來往的士兵，逃難的老百姓還是那麼絡繹不絕地走着，我想蘇州到底還有福氣，最熱鬧的街道，能夠不被敵機轟炸，也許眞如他們本地人所說：『這街上住有漢奸和大資本家，日本人不會來炸的』吧？

唉！誰知僅僅相隔兩小時，當我從原路歸來時，觀前街，護龍街已經炸得一塌糊塗了，什麼國華銀行，金城銀行，交通書局，炸得只剩半塊招牌，幾個殘缺不全的字跡，其餘大小店舖盡成了一片瓦礫。

路上被機關槍掃射死了的士兵，老百姓，橫一個直一個地躺在血泊裏：有的正在流血，有的雖然死了，眼睛却睜開得很大。是的，他們是不甘願死的，他們

沒有消滅敵人，却被敵人先消滅了。

從玻璃，瓦片，屋樑，泥土，血肉混在一起的血路上走過，你的心會不知不覺地沉重起來，眼睛裏藏着的不是水汪汪的淚珠，而是像烈火似的怒焰。在這兒，環境不容許你停留，不容許你憑弔那些被犧牲者的幽靈，細認那些被轟炸的區域；因爲敵機並沒有離開蘇州，而且還在你的四周繼續轟炸，你明明看到一個受傷的在對面血泊裏呻吟，你想去找副担架床來抬他，但不到五分鐘，你還沒有找到你所需要的東西，那個傷兵却第二次被炸成兩段了。

最慘的是當我們走過馬路時，聽到無數的呼救聲，發自那些已經倒塌了或者正在燃燒的瓦堆下；

『先生，救救我啊！做做好事！』

『先生，我還沒有死啊，救一救！』

『我們活埋在底下，爬不出啊，救一救！』

聲音是慘極了，悲極了！誰聽了不痛心呢？然而當你放開瞳孔，拚命地把視線伸長向各處掃射時，你只看到濃黑的青烟冒上天，鮮紅的火焰燒得劈劈拍拍作響，你找不出那些悲慘的聲音發自何處，你立定脚跟靜靜地聽着，忽然聲音由大變小，由急促變成緩慢，由緩慢而變成斷斷續續地聽不淸楚了。

『哎呀！救命呵！……』

有時一聲大的慘叫後便沒有再聽到聲音了，只是從鼻子裏鑽進了一股人肉燒焦的異樣臭味和血腥氣。在另一個角落裏，救命的呼聲仍然在繼續着，但一聲比一聲微弱，一聲比一聲更沉痛了，你想跑去尋找活埋他們的所在嗎？敵機又嗚嗚地來到你的頭上了。

天，這還是人間嗎？到處是死屍，到處是血跡，到處是慘叫悲號的聲音，到處是火焰！爲什麽沒有人去撲滅火，爲什麽沒有人去拯救那些被難的人羣？是自己的生命要緊嗎？是救火的人逃走了嗎？還是因爲看到死的人太多了，腦筋痲

木，心腸變硬了嗎？不，大家都是和他們一樣的命運，誰知道在五分鐘之內，自己的生命不被敵機的炸彈，機關槍的燬傷呢？在敵人的大屠殺政策下，我們的生命是特別的寶貴的，因為我們要消滅敵人，保衛祖國，保衛廣大的中華民族。

——死的就讓他死去吧，活着的要加緊殺敵的工作才行呢！

這麼一想，於是只得挺起胸膛來走上自己的路。

『同志，你看那邊的房子還在燃燒，整整地一天一夜了，火還沒有熄呢。』

一個受輕傷的士兵這麼指着閶門那邊的火焰告訴我，我扭轉頭來一望，呀！像火山爆發似的把天都染紅了！

蘇州，美麗的天堂呵，如今完全成了地獄，成了瓦礫，成了一片焦土，一座埋葬忠骨的墳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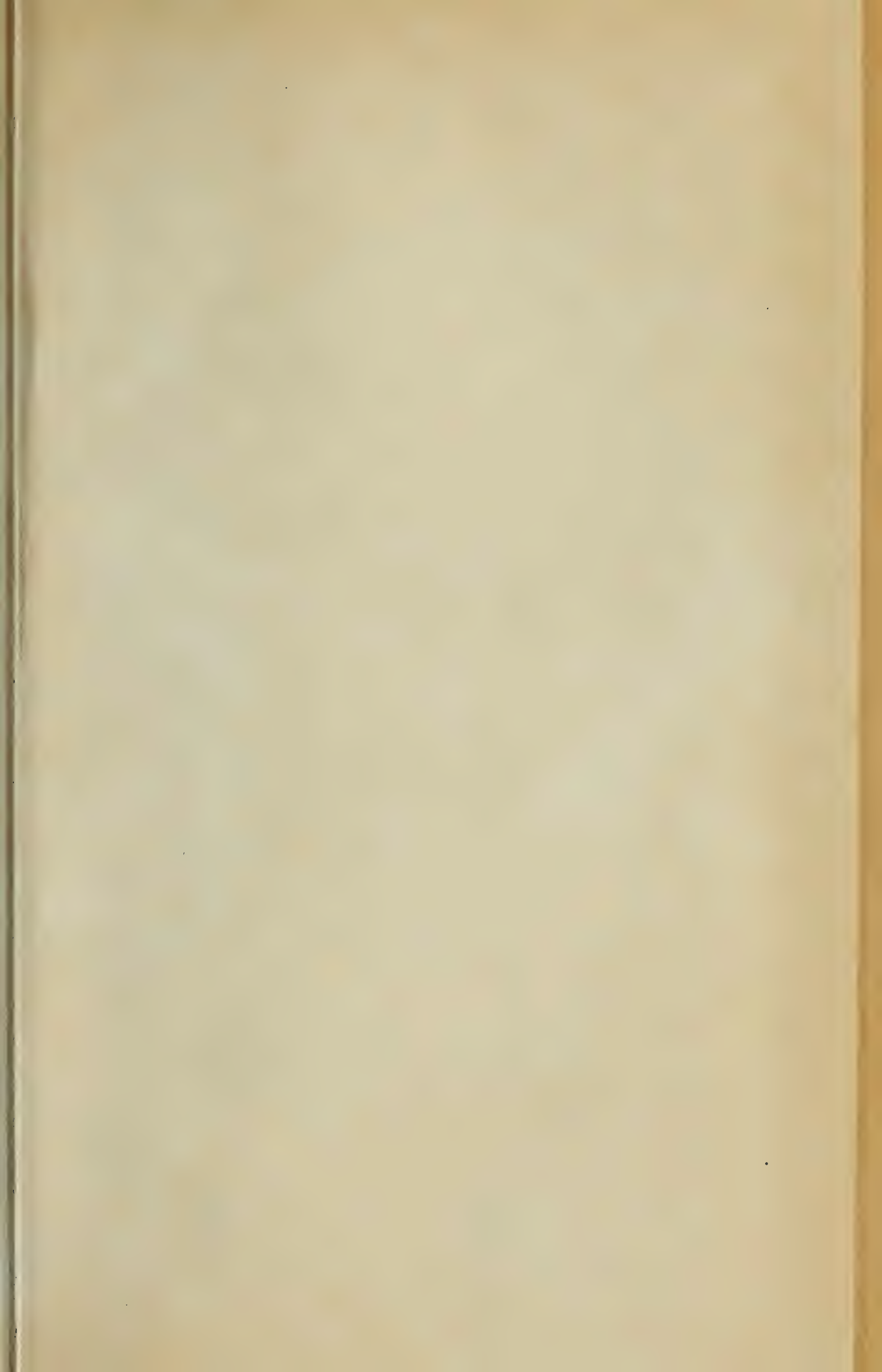
路愈走得遠，發現的死屍也愈多，英勇的戰士在前方受了傷回到後方來，不但找不到醫院，而且反被敵機送掉了性命，我想他們如有知，在九泉之下，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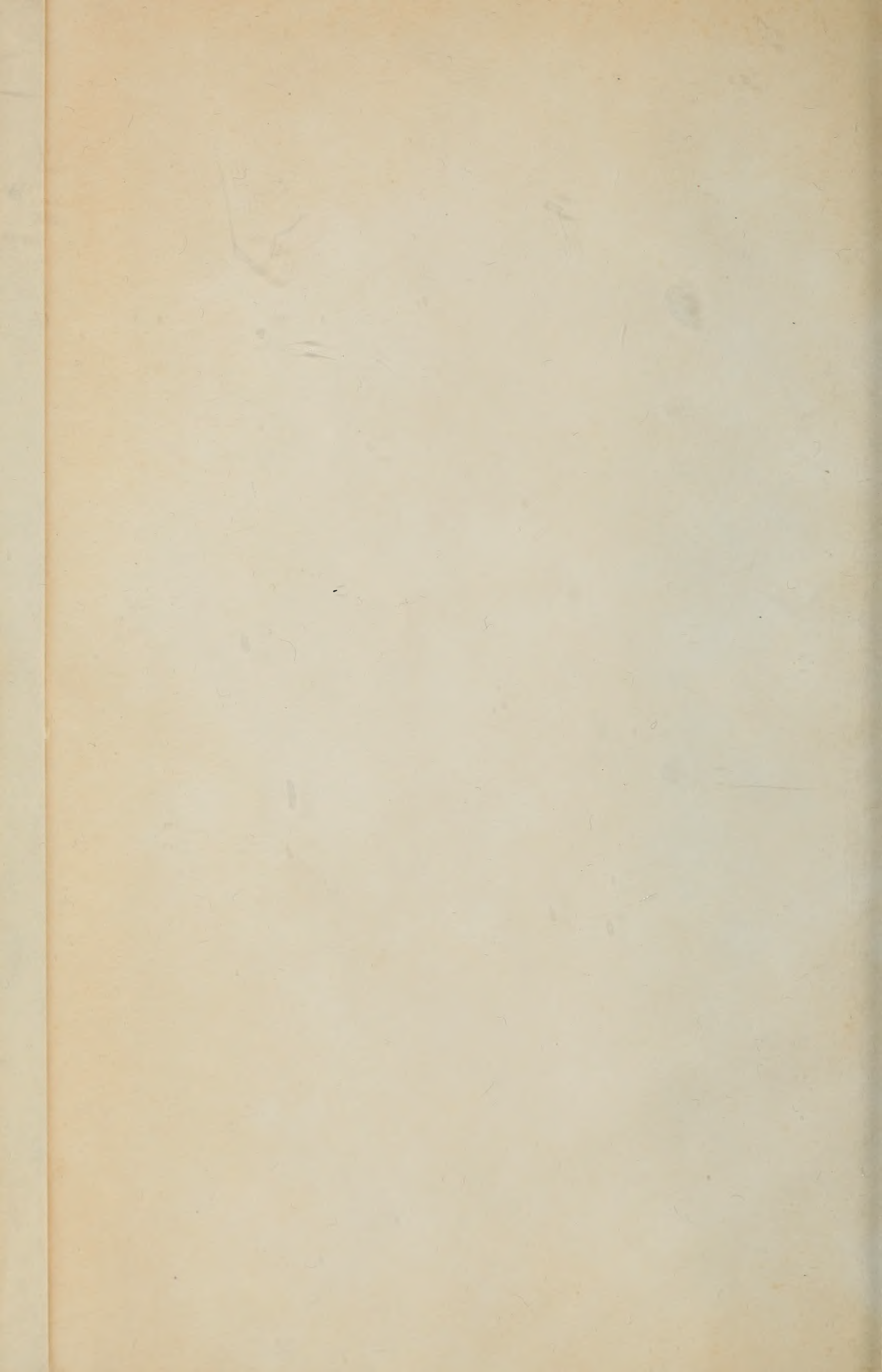
含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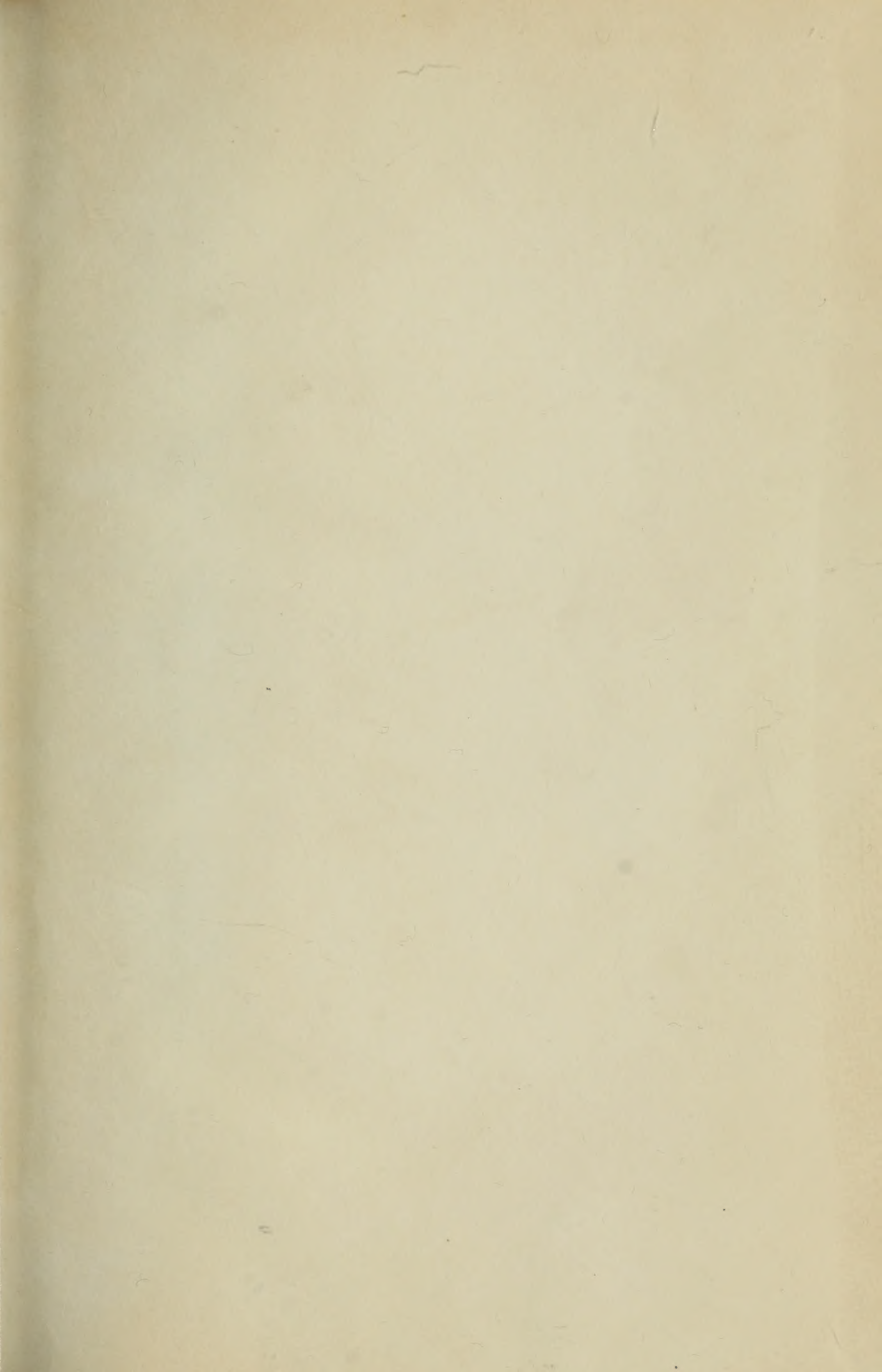
完了，蘇州的壽命是這麼在敵機轟炸之下葬送了牠的軀殼；但是牠的靈魂永遠存在，牠是不會死的，在灰燼裏會建築起我們的天堂來，在血泊裏會開放出民族解放的鮮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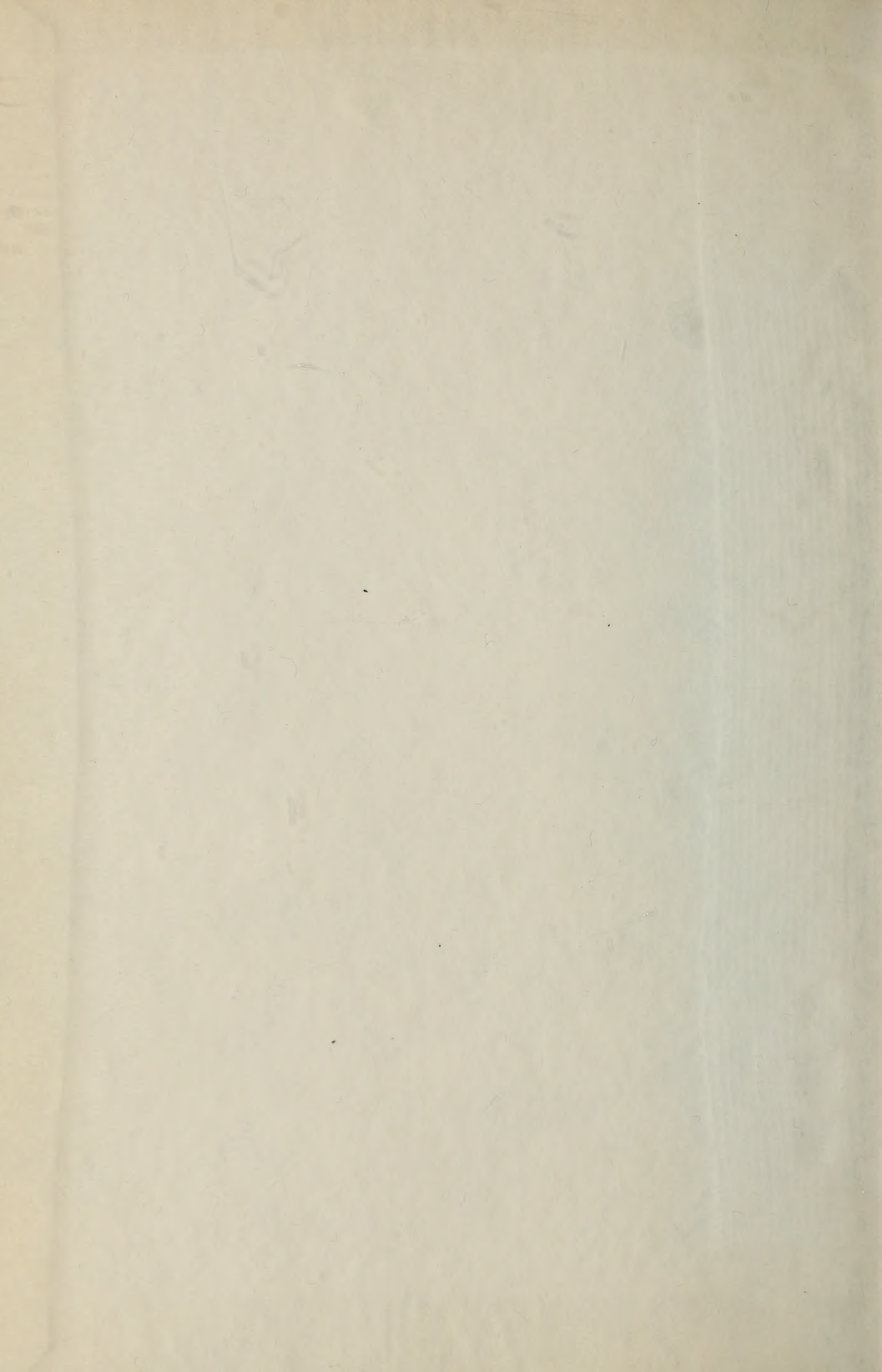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十二月一日於漢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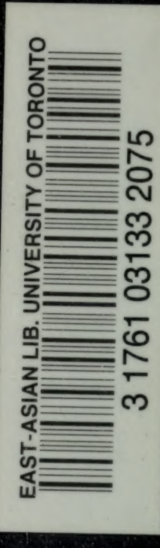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133 2075